



康輔服務隊

紅衣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醫生和律師，但卻少了一些夢想家」(康17 蕭振倫)

杏青康輔，歷史悠悠

北醫康輔社自建社以來至少已走過了25個寒暑，而其成立的服務隊至今已邁入康23，算是北醫歷史最悠久的社團之一；服務隊的內容分為育樂營、巡迴醫療隊及流病家訪組，從初次出隊下鄉至仁愛鄉紅香地區（發祥、力行）等地的「紅香山地服務隊」之成軍以來，深入醫療資源稀少、衛生觀念缺乏的鄉下進行衛教及服務的工作；一路走來，加入康輔的伙伴们循著前輩們的淚水和汗水，再滴下自己的淚和汗，二十餘年，康輔已被灌溉成密蔭的大樹，而歷屆服務隊伙伴們在足跡所到之沿海農、漁村等地撒下的愛的種子亦逐見開花結果之美；為了能服務更多被新聞媒體忽略的僻遠地區民眾，康輔隊也正朝向台灣那鮮少受鎂光燈注視的角落伸出服務的觸角。

康輔人可以為了一千種理由來到康輔；但是，在服務隊裡又沒錢拿又得不到學分，憑什麼把青春歲月踟躕在這片天空？因此，如果康輔人在參加活動的過程中不帶著一顆接受磨鍊的心，不能從其中求自我成長、不能認同身為康輔人的使命，那麼，就很容易因為放棄而退出……。

『回想起營隊的籌備過程，開了許多漫長的討論會議，才一磚一瓦建構

出這個營隊，為了教給學弟妹們更多東西，自己要求自己加倍成長，付出的時間和心力，是巨大的，但這一切我都甘之如飴，因為我喜歡這個營隊，為了它我想辦法去克服家庭上、課業上帶來的阻力，真高興一切的風風雨雨都度過了，現在是享受成功果實的時刻了…，我們也在活動的過程中建立起默契與感情，這份感情來得令人印象深刻，希望這能成為一輩子的感情，而我們會是一輩子的朋友。…』(康輔 承昆)

身為康輔的一份子是值得引以為傲的，因為：

康輔是自食其力的

對康輔人來說，雖然他們歷史悠久，但至今卻不曾有穩定的財務來源支持每次出隊的龐大花費，因此，他們每年都必需從各種管道做募款的工作；來自外部的，諸如申請聯合報的獎學金、行政院青年委員會的撥款、從有錢沒人力卻想為社會做些事的基金會那兒爭取贊助等，而來自內部的財源則來自康輔直屬學長姊的回饋及由學弟妹繳交的社費。

當康輔人加入這個服務性的社團，就必須認知到：其實康輔人去鄉下做服務也是在拮取當地的資源。因此，即使要康輔人繳社費也是理所當然的。

或許康輔人會認為伸手跟不認識的人要錢是件很丟臉的事，黃啟銘校友

的夢

撰文／游芹湘 採訪／游芹湘、蔡邁靈

告訴我們：「募款是重要且神聖的工作！」因為康輔人用募來的錢做有用的事，那會讓捐錢給康輔人的人知道，他的錢會比存在銀行或拿去股市投資獲得更多的附加價值，這使他們在不能出力之餘也藉由康輔人的努力而得到心靈上的滿足。另外，也由於跟校友姊募款的過程，康輔人有機會去認識曾經也在康輔打拼的校友，近而維繫了社團縱貫的傳承。

也由於經費是這樣的得來不易，康輔人更在乎且珍惜所花的每一分錢！

薪火相傳

康輔之所以能延續了二十五個年頭，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有傳承的制度，不管是體制內的代代交接相傳、或是非正式編制的機動組（機動組中，年級高、資歷深的學長姊做的是從旁輔助剛當幹部的學弟妹的工作；適時給予意見、經驗和鼓勵，著時抓住不少學弟妹的心；同時也讓一代一代的康輔人會再回到這裡，學習校友姊的用心，照顧學弟妹），都將歷屆康輔人的心一顆顆地串連了起來。康輔人在這個地方學會了接棒的重要，更記得要提攜後進，讓所在之處更好。然而，康輔在二年前也曾面臨交棒無人的窘境，使得原來大五、大六擔任隊長的传统一夕間被打破，由四年級的隊員，組成了五人聯合小組。康輔的隊員也急速流失。「但是我很高興，現在參加康輔的人又慢慢地多了。」政璋欣慰的說。

全方位的嚴謹康輔

康輔的內容兼顧了育樂、醫療服務、衛教，服務對象包括了國小、國中和成人，其服務層面的多元化成為「沒有特色的康輔特色」；但也由於其多元化，社員在訓練過程中也要不斷跳槽以學到更多東西；於是，康輔人的生命得以開更多扇窗，「我甚至還想去參加屏風劇團的甄選…這都是在康輔培養出來對戲劇的興趣！」現在服務於馬偕家醫科的黃啟銘醫師笑著說。

『出隊是一件令人又喜歡又可怕的一件事，康輔人必須接受訓練，不斷練習，甚至不能睡覺…—這是他的可怕；然而在磨練之中，其中的酸甜苦辣之味交雜是蠻令人驚奇的體驗，這是他的歡喜。不管他的可怕，或歡喜，我相信出隊是值得去做的事。』（康輔佳駿）

要學到更多東西，自然必需付出更多心力和努力；尤其是初出茅廬的一年級，學長姊總是要求學弟妹們對每個學習都要做到正確。更由於服務隊不是個人秀的上演，而是一群伙伴們齊心協力的表現；因此，不論康輔人在舞台上要表演的是舞蹈、戲劇，還是在台下示範繩結，康輔人都應該要認真的完成工作。「舞，一個人跳可以七分像，那麼三個人跳，你可以幾分像呢？」；學長姊將對服務隊的認知和嚴謹的要求孜孜不倦地傳達給學弟妹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帶隊的時

候，康輔人不但要對自己負責、要對自己做的事負責、更要對被服務的人負責…黃醫師嚴肅的說：「當你在教小朋友打繩結時，因為不夠熟稔而無法做出好的呈現，會建立起小朋友對康輔人的不信任感；當康輔人架高台架不好時，就有可能造成小朋友和隊友的生命危險！」

在「事情可以失敗、人命不能沒有」的前提下，嚴謹的訓練的確是必要的，但是學弟妹在學期中的學習情



況、出席率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所以每回行前訓練常是出隊前的大翻修。辛苦的訓練對社員們來說無疑是蜜糖毒藥，它會讓隊員很累、壓力很大、睡很少，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使康輔人成長最多，從艱苦中培養苦幹實幹的精神…「其實現在的表演精緻度和物質水準和以往相比已經提高太多了！」北醫一般外科陳清祥醫師笑著

說。「我們以前在吳興街帶小朋玩的時候，常常把報紙揉成一顆球就玩得很開心了呢。表演時的道具也往往是廢物利用。現在的學弟妹在表演方面要求比以往的我們多太多了！」

出隊囉，食衣住行自己來

服務隊的生活充滿了挑戰性，住在學校裡、打地鋪睡教室地板、跟救國團借棉被蓋、男生女生大通鋪似地各睡一排還得忍受別人的腳臭異味、在沒有洗澡間的廁所裡圍帆布洗澡…，有可怕的三餐綠豆湯惡夢，也有廚房二次著火的驚險回憶，有小朋友賴著不走要大哥大姐陪他們一起看卡通…還有一年的康輔晚會結束後，所有小朋友的腳踏車都不翼而飛，遍尋不著，於是每位團員只好一個一個把小朋友送回家裡。如數家珍的社團回憶，每一件都很珍貴，第一次煮飯給別人吃，就連跟伙伴間的口角磨擦…，想起來都是如此甜蜜；這也就是服務隊裡的生活，酸甜苦辣莫不甘之如飴。

而更重要的是：康輔不僅僅只為了出服務隊而存在，他本身就是一個社團，讓畢業的康輔人還有家可以回來，學弟妹不只在學校裡受惠於學長姊的提攜，出了校園還是有前輩在前，為康輔人種下一個供康輔人乘涼休息的大樹，一代接著一代…這個充滿人事的大社團活脫脫地像是社會的縮影，提供了磨鍊人際關係的環境，讓康輔人學會在不完美的事中求成長；康輔人發現：要成事非一人之

功，而是要結合一個 team 的努力；其實，康輔本就是一個 team。

一個愈來愈大的 team！

-- 康輔人相信自己在康輔中的貢獻嗎？

站在舞台上的康輔人，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間都能震攝住台下每一雙小眼睛的熱烈注視、每一隻小手都熱情地鼓掌，但是，只展現出這些浮面的表演以獲得掌聲，這就是出隊的目的嗎？收隊後，百餘封滿載仰慕的信件似雪片般飛來，成為小朋友心目中的 Local King，這對康輔人來說又算什麼？「如果你沒有從心靈的層面獲得成長，服務隊對你來說成為一刀的兩面，它將你推上迷幻的舞台，而你，卻在這其中迷失了自己。」康 13 的黃啟銘當初也是這樣被學長點醒的，「康輔人要相信康輔人自己做的、肯定自己的貢獻，這樣，在帶小朋友的時候才能抱持著貢獻的心。」

很多參加服務隊的人都在問：「服務隊到底能做些什麼？我到底能做些什麼？」當隊員到鄉里間為民服務時，常常會為了與當地民眾觀念相左、覺得在服務鄉里上使不上力而感到沮喪、挫折。然而，服務隊對鄉里做幾天的服務就能使他們的生活、醫療品質提升到跟我們一樣嗎？「服務要從在地人的立足點來關懷、幫助他們。」黃啟銘校友如是說。

「我們常一廂情願地把我們認為好的、正確的事物丟給他們，但那確與他們的生活相違背。」「很多事、觀

念，他們不是不接受，是無法接受！」黃醫師說了個小故事：「記得有一次出隊的時候，我們到一個鄉下的地方去，在那時看到一個小孩脫著光腳跑來跑去，在我們的觀念來說，光著腳跑來跑去當然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於是我們問那個小孩為什麼不穿鞋，那個小孩仰起無邪的臉孔，天真地對我們說：『媽媽說我們現在沒有錢，等過幾天有錢了，再給我買鞋。』此時，告訴他鞋子的重要不如教他在沒鞋可穿的時候如何保護他的雙腳；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如果我沒出過這樣的服務隊，我就不會知道在台灣看似富裕生活水準的羽衣下竟還遮覆了這樣令人鼻酸的事。隨著服務隊下鄉，我們才有機會去接觸從不曾涉足的人事、土地，唯有真正去看過、親近過，才能了解當地並且知道我們服務的是什麼。」只想幫助他們是不夠的，還得能應和他們的頻率，彼此才會有共鳴。

有一次，黃啟銘校友在擔任醫巡組長時跟著康輔前往宜蘭壯圍服務，當地的衛生所主任便了他一記迎頭痛擊，「服務隊的短暫停留，能帶給慢性病人怎樣的福祉呢？」你可能會質疑：出隊算不算是一種「擾民」行為？

陳清祥醫師回憶：「有一年新竹的出隊，竟然有五支來自不同學校的服務隊選定同樣一個地點，所以村長就回絕了其中的二隊。」「當地的家長覺得小朋友整個暑假都要被送去參加大大小小的育樂營，也感到相當的困擾……」

因此康輔的學長姊們也常常叮嚀學弟妹，「其實我們出隊去，不要想說能對當地做些什麼、不要以為自己很了不起，我們常常是得多於施！」

過去

「當初為了響應學校辦的金山大露營，學生活動中心便從學生當中招集了一批人，籌畫這個活動；活動結束後，校友姊想把這種經驗傳承下來，北醫杏青康輔也就應運著如此的革命情感而生了。」康2的陳清祥校友娓娓道來塵封已久的故事：「以前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有一次我們到霧社出服務隊是用車子載行李，人是走进去的；早上出發的隊伍，到更偏遠的部落去，竟然下午才抵達。」「而且以前的物資缺乏，在經濟蕭條時，我們常募集不到足夠的醫療物資，像是藥品啦…；為了做醫療的服務，我們必須奔波游走，拜託學長姊為我們擔任醫巡的工作，可是手續極為麻煩，像聯絡、為學長姊安排住處、交通工具啦…，還要寫公文給附設醫院呢！也因為這個樣子，我們當初就在想，畢業以後，如果我們有時間就儘量能抽空回來，給予學弟妹幫助；要使剛起步的服務隊運作起來，很多事情，我們都還是在摸索的階段…。」「難忘的回憶很多，都是跟夥伴們相處、生活在一起的情形…；感情，就是這樣累積、催化出來的。」時代的演進讓康輔人不用再過得像早期學長姊們那般艱困，但是時代進步也帶來新的壓力，包括學校社團的蓬勃發展—尤其

是服務性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掘起。

未來

「康輔有好的使命結合宗旨，讓認同的伙伴一起在此求發展，奉獻心力。」這是康3的陳佑彰醫師由管理學得來的啟發，身著紅衣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披負著榮譽和責任；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康輔人能由一代代的涓涓細流慢慢地匯集成坦坦大河。不過，時代在變，服務隊的角色可不能故步自封、墨守成規。從老校友冷靜睿智的眼光看來，「康輔要走出特色！」全方位的康輔融合了醫療服務與育樂的成分，但卻沒發展出一個外人一目了然的特色；加上台灣各地的建設進步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國小老師帶的育樂也不差、地方醫療的品質及資源漸漸豐富；未來，當民眾不再需要服務隊時，康輔將何以自處呢？

「康輔必需轉型！」校友認為，從大環境來看，光做衛教是不夠的，醫療會朝著預防醫學的方向努力，那麼康輔何不身先士卒呢！也就只有由學生組成的服務隊有時間、精力和熱情到僻遠的鄉下，從最基層為民服務。另外，今年寒假出隊時李政璋隊長更邀請一些牙醫師一同進行義診，成效及反應都相當良好，陳佑彰醫師也期許康輔之後的出隊，能夠繼續請更多的牙醫師共襄盛舉。由於醫療宣導效果不是一天就看得見成果的，故盼能做全面、持續性的篩檢；這樣子，服務隊曾在這片土地上做過的努力才不至於付諸流水；當然，僅僅只有服務隊

方面的一廂情願是無法成事的，還得要當地民眾、衛生所的長期配合才行。陳佑彰校友說：「我這一代所做的，現在看不到的成果，也許70歲時會看到；但夢想有實現的一天，就是值得高興的事了。」他期望學弟妹們做事不要只求眼前的成功，必需抱持著「成之不必在我」的心態，因為急功近利是與服務濟人背倒而馳的；真正想做服務的人不會膨脹自己的功勞及重要性，而是謙卑地如一顆小水滴，跟隨著不它千千萬萬顆小水滴，一滴滴地將石頭磨穿；時間，會證明康輔人的付出！

為了配合康輔轉型的目標，陳佑彰校友還提出幾項配套方案，他覺得，欲強調康輔的醫學性，有必要灌輸團員們更多的知識及懇請老師參與指導的工作。另外，若有專業醫師的輔助那對民眾的醫療宣導就更具有說服力了，不只是醫巡，更積極地，可請專業醫生下鄉開闢各方面的醫療講座，當場讓民眾發問，既可增加民眾的保健常識又可以提高與當地居民的互動。「轉型」，這是康輔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康輔人也正朝著這個方向一步步地推進，但是，想必康輔也面臨了大部分學生社團面臨的窘困——不穩定的經濟來源。

願景

「康輔有個宏遠的目標，那就是成立基金會。」陳清祥和陳佑彰校友一直想使吳潮峰醫師所提議的夢想付諸實現。

康輔裡人才濟濟，不管是畢業的還是在校的；雖然仍然有學長姊帶著對這個社團的熱愛回來，但就是缺乏一張能把康輔人縱貫橫向組織起來的網；單靠少數學長姊年復一年的捐款是微薄的，若能成立基金會便能使康輔的財源不虞匱乏，也能更有計畫的作更多的事。有人會認為，服務隊不應該太富有，而且，每年自食其力地募款算是康輔的一項優良傳統，它維繫了隔屆康輔人的聯絡；由此，就必需對「募款」的定位有所認知，「募款」，不是為了「糊口」，成立基金會，還是可以延續募款的傳統，讓未來的學弟妹了解一絲一縷、一粥一飯的可貴；於是，有了更多錢，就能召集更多志在康輔的人做更多的服務。

由於時代演進、社會變遷，以往校友姊不言而行的心理層面的精神，漸而被忽略、淡忘，使得學長姊不得不再把這些東西一點一滴地再向下灌輸。「談這些事常是令人感到不耐、心虛的，但，相信這些東西便是學長姊們送給學弟妹最好、最實用的禮物。」黃啟銘誠摯的說。「在每次出服務隊的過程，不要一直忙著往前，還要不時停下來，看看自己。」其實在服務隊中，不論付出或得到，都不是那麼明顯。我們所要做的也就是『服務別人，成長自己』！